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五十八至六十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范廷驊

藝文類聚卷五十八　　唐　歐陽詢　撰

雜文部四　書　檄　移　紙　筆　硯

書

廣雅曰書記曰書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被留昭帝即位求武等匈奴言武已死後漢使至匈奴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于顧左右而驚謝

又曰陳遵為河南太守既至官遣從吏乃名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几口授書吏且省官事數百封親疎各有意又曰谷永字子雲便於筆札故時人云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

吳録曰王宏為冀州刺史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號曰王獨坐

典略曰太祖嘗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覽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嵇康與山濤書曰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强則不能久堪

蜀志曰王平字子均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占授作書皆有意使人讀史漢諸書聽之通知其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旨

魯國先賢傳曰孔翊為洛陽令置器水於前庭得私書皆投其中一無所發彈治貴戚無所迴避

張華别傳曰大駕西征鍾會至長安華兼中書侍郎從

行掌軍事中書疏表檄文帝善之

語林曰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人寄百餘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咒之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達書郵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高祖坐與齡石共荅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晉漢鄒陽上書梁王曰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

曰太子畏之衛先生為晝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昔玉人獻寶楚人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故百里奚乞食於道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官於朝借

礜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劒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

後漢班固上書東平王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將軍膺千年之任躡先王之蹤體弘懿之資據高明之勢昔卞和獻寶以雁折趾屈子納忠終於沉身已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彌章

齊陸厥與沈約書問聲韻曰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整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

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

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

工拙壤隔何獨宫商律吕必責其一人也

梁簡文帝答張纉謝示集曰纉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

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玄象章乎

人事而况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為壯夫楊雄實小

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

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雲

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䳄驟傾伊昔三邉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遥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沉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又荅新渝侯和詩書曰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絶九梁挿花步摇為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裏細腰令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絶親致英奇

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巧鳴瑟向趙始覩駐雲之曲手持口誦喜荷交幷也

元帝答劉縮求述制旨義書曰學山學海未臻其極爲龍爲光或從王事所賴昔經陝服頗足良書憑几據梧靜供遊目枕中之記即用爲枕帷前之帙仍可爲帷對此自娛敬而待命叩而必應已謝懸鐘汲而無竭復乖井餋

梁沈約與范述曾論竟陵王賦書曰夫眇汎滄流則不

識涯涘雜陳鍾石則莫辯宫商雖復吟誦環迴編離字滅終無所辯仰酬睿旨微表寸長

梁劉孝綽荅梁元帝書曰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未勞刺舉且擒高麗近雖預覩寸錦而不覩金玉昔臨淄辭賦悉與楊修未殫寳笥顧慙先哲

梁江淹詣宋建平王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蓬戶桑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甞

不局影凝巖側身扃禁者乎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積毀消金積讒摩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

梁劉之遴與劉孝標書曰閤閣足下作類苑括綜百家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纒絡萬品撮道略之英華搜羣言之隱賾鈆摘既畢殺青已就義以類聚事以羣分述作之妙楊班儔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雖復子野調聲寄知音於後世文信搆覽懸百金於當時居然無以相尚

自非沉欝澹雅之思安能閉志經年勤成若此吾嘗聞為之者勞觀之者逸足下已疲於精力宜令吾見此異書

梁劉孝標荅劉之遴借類苑書曰九冬有隙三餘暇時多遊書圃代樹萱蘇若夫采亹亹於緗紙閱微言於殘竹嗢飫膏液咀嚼英華不知地之為輿天之為蓋靡測迴塘莫辯輿馬烏足以言乎是用周流墳索詳觀圖牒搦管聯冊纂茲英奇蛩蛩之謀止於善草周周之計利在銜翼故鳩集斯文盖自綴其漏耳豈與藏山之石播

於士大夫哉

檄

說文曰檄二尺書也從木敫聲

釋名曰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文也

漢書曰申屠嘉為丞相鄧通居上旁怠慢嘉為檄名通曰不來且斬通恐入言於上上曰速往吾令名汝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為禮

東觀漢記曰光武帝數名諸將置酒賞賜坐席之間以

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藝又曰隗囂故宰府掾吏善為文書每上書移檄士大夫莫不諷誦又曰盧江毛義少時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義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

典略曰張儀魏人常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意儀盜之掠笞數百既相秦為檄告楚相曰吾從汝飲不盜汝璧善守汝國我且盜汝城又曰陳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

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製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

魏志曰孫放善為書檄三祖詔命招諭多放所為

李克起居戒曰軍書羽檄非儒者之事且家奉道法言不及殺語不虛誕而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請姑舍之以擬能者

續晉陽秋曰何無忌母劉牢之姊也無忌與高祖謀夜於屏風裹製檄文母潛登屏風上窺既知其謀大喜曰

汝能如此吾讎耻雪矣

檄文漢司馬相如喻巴蜀檄文曰夫邉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彼豈樂死惡生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澤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

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魏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曰操父嵩乞丐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乃欲摧撓棟梁孤

弱漢室除滅忠正専為梟雄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黄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而肩其前荆州下宛葉而犄其後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消滅者哉檄吴將校曰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洿簡墨譬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朝

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也丞相衛奉國威為民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聖賢之德也鷦鷯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

魏鍾會檄蜀文曰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今邊境乂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

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

晉孫惠為東海王討成都王檄文曰頴稟性強脂增崇位號阿比奄官專任猛政遂使恣睢殺活由已疾諫好讒小人滿側官以賄成位以錢獲囚以貨生獄以幣解百官卷舌朝野隱伏案頴之罪書記未有禍甚叔帶逆

隆魯桓為子則不孝為臣則不忠為弟則不順為主則不仁四惡具矣豺狼之性有甚無悛

晉庾闡為郗鑒檄青州文曰蓋天地有盈虛之期皇代有盛衰之會姬文至聖猶西患昆夷周室哲王而北難獫狁天步禍亂有自來矣是以石勒因釁肴之弊遇皇綱暫弛遂陵跨神州剪覆上國二十餘載毒流四海人神含憤天誅自滅而石虎窮凶襲其餘業內肆豺狼之暴外有無辜之禍念諸文武百姓同為和氣之民而不

蒙太陽之施奔波于海岱之間逼迫於寇戎之手行者窮
征役居者困重賦死生契濶良難為心又檄李勢曰告
巴蜀士民夫昏明代運否終則泰賢哲覩機以知變不
肖棫亡以取禍昔者皇運中消乾剛暫弛曜勒窮凶肆
暴神州李劉啟逆竊逼岷川翼以不才任符分陝未能
仰宣皇恩招攜以禮而使三巴之民制於犬羊之羣元
元之命懸於豺狼之口所以假寐永歎疚疚如首者也
凡百黎民秋毫不犯檄到勉思良圖自求多福無使蘭

乂同焚永作鑒誡信誓之明有如皎日又為檄石虎文曰

石勒因釁夣剪覆舊京窮凶極逆僞號累祀百姓受灰没之

酷王室有黍離之哀不有少康之隆孰能杞夏不有宣

王之興誰尅舊物羯師石虎僭襲凶業負恃其衆陸梁

河朔每念忠順之士懷仁抱義含膽飲血離其禍酷心

存倒戈而力不能奮今遣使持節荆州刺史都亭侯翼

高旗連雲組練映日運孫吳之籌按尚父之略莫不張

膽阻鐵人思自奮以此衆戰其猶烈火之燔秋蓬衝飈

之掃落葉也

晉桓溫檄胡文曰胡賊石勒暴肆華夏齊民塗炭前困

雖孽至使六合殊風九服乖越每惟國難不遑啟處撫

劍北顧慨歎盈懷寡人不德忝荷戎重師次安陸經營

舊邑瞻望華夏暫成楚越登丘悽覽征夫憤慨昔叔孫

絕粒義不同惡龔生守節耻存莽朝歷既逋僭一朝蕩

定拯撫黎民即安本土訓之以德禮潤之以玄澤信感

荒外武揚八極先順者獲賞後伏者前誅德刑既明隨

才攸序此之風範想所聞也
梁元帝伐侯景檄文曰粤若梁興五十餘載平一宇内德惠攸長仁育羣生義征不服建翠鳳之旗則六龍驤首擊靈鼉之鼓則百神警肅風牧方卲之賢衛霍辛趙之將叱咤則風雲興起鼓動則嵩華倒拔協和萬邦平章百姓十堯九舜曷足云也賊臣侯景匈奴叛臣鳴鏑餘噍胃干貨賄不知紀極敢興逆亂梗我王畿賊臣正德阻兵安忍者結怨江干遠適單于虔劉我人民離散

我兄弟臧獲之人五宗及貴縉紳之士三族見誅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兎不足書其罪雷震風駭直指建鄴按劒而叱江水為之倒流抽戈而揮皎日為之退舍如駟馬之載鴻毛奔牛之觸魯縞

梁裴子野喻虜檄文曰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三才司牧黔首鐲其苛慝除其患難肇自遂古以迄皇王經世字民咸由此作朕撥亂反正君臨億兆休牛放馬載戢干戈思與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昔者晉失

其序天篤降喪而四夷交侵小雅盡缺宋之初載實有武功秦晉之墟頻梟僭偽末葉陵遲遂亡淮濟曠日長久莫能克復朕爰初創業思閉寧靜保大定功未遑遠略而狡虜遊魂不式王命朕謂其君寔惡其民何罪矜此塗炭用寢兵革今戎醜數亡自相吞噬重以亢旱彌年穀價騰踊丁壯死於軍旅婦女疲於轉輸虐政慘刑胥無懲改四方同集九服齊契譬猶翻東海以注螢爝倒崑崙以壓螻蟻其身糜爛豈假多力爾二周故老六輔

大姓蒙耻俛首有自來矣濯身明日今也其時昔由余入秦禮以卿佐日磾降漢華貂七葉苟有其才豈無大位

梁任孝恭為汝南王檄魏文曰夫大盜移國終繼梟翦之誅兇狡憑凌必致殲夷之戮所以董卓稱亂徒藉羣雄之手王莽偷安卒成光武之業故市燿臍燈府傳飲器我有魏君臨一境卜世相承保乂黔黎事踰年祀尒朱榮胡貊遺種邊塞是居姦宄妄才凶愚醜類茹血飡

腥本非人品依隨水草取類馬牛而包藏禍圖竊懷反
噬遂長驅種落用襲我周南率彼酋豪侵凌我河縣所
以流離播越亟淹星紀仰慕園陵俯傷黎庶遂得式仰
唐朝宣奉舜闕梁大皇帝功踰五帝道邁三皇負扆當
軒平章百姓垂拱而治協和萬邦今遣同州刺史范遵
等董率前鋒揚旌致討先取滑臺鼓行金谷關東英俊
河北雄才痛桑梓淪蕪室家顛殞飲氣吞聲志申讎怨
士各懷歸民思父母表裏符契神靈響集王者之師有

征無戰鋒刃所裁幸勿罹染

後魏魏收檄梁文曰夫辰象麗天山岳鎮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建之以邦國樹之以君長日月於是莫貳帝王所以總一雖五運相推百王革命此道所行孰云能易而皇家承統光配彼天義洽幽明化周動植崇文德以來遠修禮讓以止訟舞干戈於兩階執玉帛於萬國玄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受賜而無迹唯彼吳越獨阻聲教侯景豎子本無土業以金陵逋

逃之藪江南流離之地甘辭卑體進孰圖身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人而無禮其能國乎亦既失信不亡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雖有賊臣去國亡卒出境何異一毛之落牛體雙鳧之飛海濱彼既連結姦惡斷絶鄰好追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常勢是以吳侵齊境遂致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捨信邀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貟陽以猶子之親當戎首之

任非但力屈道窮亦將路無還蜀兼復挾子垂翅俱在
籠樊雖復貪利苟得背同即異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
雀而忘深井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向誠旣往之難逮猶
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里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登三事
邑啟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彼乃示之以利器誨之
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令其時堪乘便計雖非孫吳猛
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習軍旅拒此則作氣不
足攻彼則為勢有餘呼之則返速而釁小不懲則叛遲

而禍大但恐楚國已拔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橫使江黄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露霧之
中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將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
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難起腹心强弩衝
城長戟指闕徒探雀鷇無用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
漏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鷸蚌相扼我乘其斃方
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宫麋鹿遊於
姑蘇之館但恐革車之所轥轢劍騎之所蹂踐椅梓於

馬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順時以動見機而作歸欵軍門委命下吏富使焚櫬而出拂席相俟必以楚材終為晉用也

陳徐陵檄周文曰主上恭膺寶歷嗣奉瑤圖既稟聖人之材兼富神武之略乂安兆庶共靖戎華用戢干戈永銷鋒鏑況復追惟在楚無忘玉帛之言軫念過曹猶感盤飧之惠年馳玉節之使歲降銀車之恩庶彼懷音徽悟知感而反其藏匿招我叛臣翊從瀟湘空竭關壟荊

梁左右漢沔東西顲地呼天望停哀救夫一人掩泣猶
愴瀰堂百姓爲心彌切宸扆大都督吳明徹台司上將
德茂勲高威著荆湘化聞庸蜀叱咤而平宿豫吹噓而
定壽陽席卷江淮無淹弦望

移

范曄後漢書曰韓馥見民情歸袁紹忌方得衆恐將圖
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喬瑁乃詐三公移書傳
檄州郡說董卓罪惡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

紹舉兵

王隱晉書曰毛寶據邾城陷寶屍沉江不出戴詳移告河伯諸神使出寶屍十餘日乃出

典略曰衛褱字叔逸修行至孝州郡嘉之時有白波賊衆數萬人官兵誅討不能平而言使褱要我願解散於是褱為書移即平定

移文漢劉歆讓太常博士移文曰歆欲建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習列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

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責讓之曰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絶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廵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源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忘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皆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夫子曰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

子也

梁簡文帝荅穰城求和移文曰屬彼數及侮亡運逢厄解石言水鬬實驗地凶飛絮雨粟還符天怪故淪俗駿奔遺黎南請所以皇略北征事同拯溺愍百姓之未安傷一物之失所故餘民强負掃地來王而向化之黨忽覽今移感以陶兹禮樂重覩衣冠已變伊川之髮兼削呼韓之袵寧當生入玉關死歸建業民情若此匪我求蒙行人遠屆實亦勞止想近察時機遠詳圖緯早去

中原遽反桑梓旋地脉而北移越天渠而南指然後三姓二賢可存十半如其遂固守株不違玄象將恐衛將之師復有狼居之戰應侯之討更覩陰山之哭
梁任孝恭荅魏初和移文曰蓋聞軒轅五十二戰義在拯民湯武七十二征本惟静難明異時而同致信殊政而一揆我皇屆兹上聖承彼百王卷六合而包容弘二儀而覆載照高日月澤冨雲雨值魏氏紛綸亟離星野競尋干戈爭以興廢王無卒歲相不浹辰隻馬泣師月陳

庭闕褁糧請救日款關扉故屢動雲旗再驅蒼兕同小白之存亡等任好之繼絶匹夫是雠尺土非利然百戰百勝猶苦四民九拒九攻終勞萬姓納隍之念無忘日昃李陵失律暫摧羽鱗同孟明之反秦似荀罃之歸晉并賫來移聞之委曲知彼當壁得人兆龜有主欲偃兵戈式敦雅好鶴鳴九皐戾天已響出其言善良以欣然輒勒縁邉屯戍各息烽警旌旗晝卷刁斗夜停混雞犬於四鄰接桑麻於二境

陳徐陵為護軍長史王質移文曰比金風已勁玉露方團宜及窮秋幸踰高塞當使狐旌不反隻騎無還非止湯羅豈知堯德其承比年民墊仍歲緼隆粒粟貴於隨珠分縻乏於齊鼎且氐羌旅拒巳跨伊瀍胡羯憑陵方踰汾潞刺虎之勢時期卞生拾蜂之機彌驗蘇子但國家體兹明信有同皎日豈惟風雨之旦猶救匹夫宵夢之言無欺幽壤賊華皎近以臨蕃有謔作牧無章既懼檻車之徵便憂齊斧之戮遂乃治兵楚夢竊載干戈傍

引西戎共謀東夏偽周遣其衛國公宇文直等總統獯

獫為其羽翼醜徒濟岸來攻郢城逆豎浮舟同趣夏浦

王師艤棹素在中流羣帥爭驅應時殲蕩羌胡寶馬縱

横七澤之中荆楚樓船彌滿三江之上俘禽所獲水陸

無遺華皎擢自蒭微叨居蕃翰情懇犬馬罔顧恩靈翻

執干戈自圖家國閒諸間諜具彼鄰謀乃授冬官即為

鄉導雖傷仁義之俗非敢有私期和與國之情猶輿無失

又移齊文曰獲去月二十日移承羯寇平殄同懷慶忱眷

言鄰穆深副情佇夫天網之大固無微而不擒神武之師本無征而不克至如戎王傾其部落逆豎道其鄉關非厥英圖殆難戡戮況復洞庭遐曠兵食殷阜西窮版屋北罄氊廬聲冠苻姚勢兼聰勒庸蜀寶馬彌山不窮巴漢樓船陵波無際我之元戎上將協力同心承稟朝謩致行明罰為風為火殪彼蒙衝如霆如雷擊其舟艦羌兵楚賊赴水沉沙棄甲則兩岸同奔橫屍則千里相枕江川盡滿譬睢水之無流原隰窮胡等陰山之長哭

於是黑山叛邑諸城洞開白虜連犀投戈請命長沙鵬
鳥靡復為妖湘川石燕自然還儛充翦無算縲禽不貲
欲計軍俘終難巧歷所獲龍駒驥子百千其羣更開苜
蓿之園方廣騊駼之廐於是衛霍甘陳虬髭瞋目心馳
隴路志飲河源乘勝長驅未知所限豈如桓温不武棄
彼關中殷浩無能長兹羌賊方且西踰酒郡抵我境而
置邊亭東略鹽池為齊朝而反侵地此政亦翦妖氛未
窮巢窟便聞慶捷愧佩良深

紙

東觀漢記曰黄門蔡倫典作上方作紙所謂蔡侯紙也

董巴記云東京有蔡侯紙即倫也故麻名麻紙木皮名穀紙故網名網紙也

三輔决録曰韋誕奏蔡邕自矜能兼斯籀之法非紈素不妄下筆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盡徑丈之勢方寸之言

王隱晉書曰陳壽卒詔下河南尹華澹遣吏賫紙筆就壽門下寫三國志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紙麻紙敕紙法紙各一百

抱朴子曰洪家貧伐薪賣之以給紙筆晝營園田夜以柴火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

文士傳曰楊脩為魏武主簿嘗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

為荅數紙以次牒之而行告其守者曰向白事每有教出相反覆若案此第連荅之已而有風吹紙亂遂錯誤公怒推問脩慙懼以實荅

晉陽秋曰劉弘為荆州刺史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悦顛倒奔赴咸曰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

語林曰王右軍為會稽令謝公就乞牋紙檢校庫中有九萬牋紙悉以予謝公

沈約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
上每得永表啟輙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不之及也
賦晉傅咸紙賦曰蓋世有質文則治有損益故禮隨時
變而器與事易既作契以代繩兮又造紙以當策夫其
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潔性真含章蘊藻實好斯
文取彼之淑以為此新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
能幽能顯
啓梁劉孝威謝賚宮紙啟曰臣與謝嘏俱蹔慂㚫聖臣之

衝梯實愧魯般之巧搬之城壘時無禽子之守攻弱侮亡其勞甚薄策勲行賞為渥過隆雖復鄴殿鳳銜漢朝魚網平淮桃花中宮榖樹固以慙兹靡滑謝此鮮光

筆

博物志曰蒙恬造筆

釋名曰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問其故對曰臣為君諤諤之臣墨筆執牘從君之

後伺君過而書之

列仙傳曰李仲甫頴川人漢桓帝時賣筆遼東市上一筆三錢有錢亦與筆無錢亦與筆

漢書曰張安世持橐簮筆橐契橐也近臣負橐簮筆從備顧問或有所記注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

華嶠後漢書曰班超投筆歎曰大丈夫安能久事筆耕乎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於宅内門戶壚柱各置筆硯簡牘

見事而作著論衡八十五篇

漢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北宮工作楷於頭上象牙寸半着筆下

廣志曰漢諸郡獻兎毫書鴻門題唯趙國毫中用

典畧曰王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為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敢措手

魏畧曰王思為大司徒性急甞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怒自起逐蠅不能去還取筆擲地蹋壞之

魏志曰甄后九歲憙書用諸兄筆或非之后曰古賢女
皆覽前世成敗不知書何由見之
魏末傳曰夏侯太初見名還洛陽絶人道不畜筆硯
傅子曰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黄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發
以翡翠此筆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兎
之翰用之者必被朱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矣
東宫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枝銅博山筆牀一
副

詩梁簡文帝詠筆格詩曰仰出寫含花横挿學仙掌幸因提拾用遂厠璇臺賞
梁徐摛詠筆詩曰纎端奉積潤弱質散芳煙直寫飛蓬牒横承落繡篇一逢提握重寧憶仲升捐
賦後漢蔡邕筆賦曰惟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兎性精亟以摽悍體遄迅以騁步削文竹以為管加漆絲之纏束形調摶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畫乾坤之陰陽讚三皇之洪勲叙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典文紀三王之

功伐兮表八百之肆覲傳六經而綴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彝倫終人事於晻昧兮贊幽冥於神明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乾坤之位也新故代謝四時之次也圓和正直規矩之極也玄首黄管天地之色也

晉傅玄筆賦曰簡修毫之奇兎選珍皮之上翰濯之以清水芬之以幽蘭嘉竹翠色彤管含丹於是班匠竭巧名工逞術纏以素枲納以玄漆染芳松之淳煙寫文象於紈素動應手而從心煥光流而星布

晉成公綏故筆賦曰有倉頡之奇生列四目而兼明慕羲氏之畫卦載萬物于五行乃發慮於書契採秋毫之類芒加膠漆之綢繆結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玄管屬象齒於纖鋒染青松之微煙著不泯之永蹤則象神仙人皇九頭式範羣生異體怪軀注玉度於七經訓河洛之讖緯書日月之所躔別列宿之舍次乃皆是筆之勳人日用而不寤佗盡力於萬機卒見棄於行路

梁吳均筆格賦曰幽山之桂樹恒縈風而抱霧葉委鬱

而陸離根縱橫而盤互爾其負霜含液枝翠心赤翦其
匡條為此筆格趺則岩岩方奭似華山之孤生上則
員員峻逸若九疑之争出長對坐而銜煙永臨窓而儲
筆
賛晉郭璞筆賛曰上古結繩易以書契經緯天地錯綜
羣藝日用不知功盖萬世
銘後漢李尤筆銘曰筆之强志庶事分别七術雖衆猶
可解說口無擇言駟不及舌筆之過誤愆尤不滅

魏傅選筆銘曰昔在上古結繩而誓降及後載易以書契書契之興興自頡皇肇建一體浸遂繁昌彌綸羣事通遠達幽垂訓紀典匪筆靡脩寔為心畫臧否斯由厥美弘大寘類鮮儔德興之著惟道是揚茍逞其違禍亦無方

晉王隱筆銘曰豈其作筆必兎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

啟梁元帝謝賜東宮白牙鏤管筆啟曰春坊漆管曲降深

恳北宮象牙猥蒙霑逮雕鐫精巧似遼東之仙物圖寫奇麗笑蜀郡之儒生故知嵇賦非工王銘未善昔伯喈致贈纔屬友人葛龔所酬止聞通識豈若遠降鴻慈曲覃庸陋方覺瑠璃無當隨珠過侈但有羨卜商無因則削徒懷曹植恒願執鞭

梁庾肩吾謝賚銅硯筆格啟曰烟磨青石已踐孔氏之壇管捍銅龍還笑王生之壁西域胡人卧織成之金簟遊仙童子隱芙蓉之行鄣莫不並出梁園來頒狹室

硯

太公金匱曰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

漢書曰宣帝時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硯席書及帝即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又曰薛宣為左馮翊性密靜有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硯皆為設方畧利用之省費吏民稱之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硯凍釋命童幼入小學學篇章十一月硯凍讀孝經論語

東觀漢記曰蘇竟與劉歆子棻書云前世以磨研編簡之才與國右史公從事出入者惟硯也

魏武帝上雜物疏曰御物有純銀參帶臺硯一枚純銀參帶員硯大小各一枚

陳留志曰范喬年兩歲祖父馨卒臨終撫其手曰恨不見汝成人以吾所用硯與之始五歲祖母以此言告喬喬便執硯涕泣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漆石硯一枚

陸雲與兄機書曰君苗能作文見兄文輙云欲燒筆硯

從征記曰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古朴葢孔子生平時物也

賦晉傅玄硯賦曰採陰山之潛璞簡衆材之攸宜節方圓以定形鍛金鐵而為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儀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加采漆之膠固含冲德之清玄

贊魏繁欽贊曰班采散色漚潤毫芒點黛文字曜明典

章施而不德吐惠無疆漸漬甘液吸受流芳

銘魏王粲硯銘曰昔在皇頡爰初書契以代結繩民察官理庶績誕興在世季末華藻流淫文不為行書不盡心淳朴澆散俗以崩沉墨連翰染榮辱是若念茲在茲惟玄是宅

梁武帝硯銘

音

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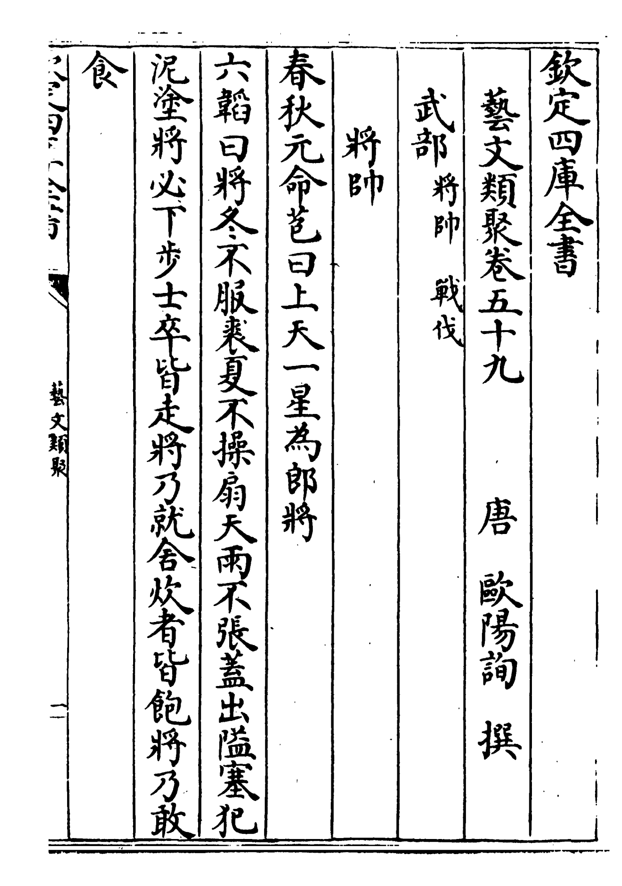
梁丘遲硯銘

圓水火

壁　跡

明函含

藝文類聚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類聚卷五十九　　唐　歐陽詢　撰

武部　將帥　戰伐

將帥

春秋元命苞曰上天一星為郎將

六韜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不張蓋出隘塞犯泥塗將必下步士卒皆走將乃就舍炊者皆飽將乃敢食

左傳曰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

周官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史記曰魏文侯問吴起何如人李克曰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又曰齊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説之以為將軍穰苴曰願得君之寵臣國中所尊以臨軍乃可於是景公使莊賈往穰苴與約會日中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

賈暮時莊賈乃至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曰
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卒皆震又曰吳起之為
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嬴糧
與士卒分勞又曰文帝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
禮為將軍軍灞上祝兹侯徐厲軍棘門以河内守周亞
夫為將軍軍細柳帝自勞軍至灞上及棘門軍直馳入
將軍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士吏被甲彀弓持滿
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但聞

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於是上使詔將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開士吏曰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色改容使人稱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文帝曰此真將軍矣曩者灞上棘門軍兒戲爾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久之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令於君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

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

韓子曰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自吮其膿傷者母立而泣人曰將軍於若子如是何為泣乎對曰吳子吮其父之傷而殺之涇水之上今安知不殺是子乎

黄石公三略曰良將之軍也恕已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

軍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故良餌之下有

懸魚重賞之下有勇夫

淮南子曰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今國有難願子將而應之主親操鉞授將軍曰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辭而行乃爪鬅設明衣鑿凶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臨敵攻戰而願必死無有二心

列女傳曰楚子反攻秦軍絶糧使人請於王因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無恙乎使者曰士卒分菽粒而食之

又問將軍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反破秦軍而歸母閉門不內使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耶客有獻醇酒一罌者王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喙而卒戰自五也異日又有獻一囊糧者王又使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何也

漢書曰韓信亡蕭何追還漢王曰以為大將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

拜之宜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又曰馮唐對文帝曰天下之將獨有廉頗李牧耳上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内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又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為人少言有氣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爾不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

又曰西羌反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焉

東觀漢記曰吳漢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又曰赤眉入長安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以迎降者以千數衆號百萬又曰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谿蠻夷深入軍沒馬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

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又曰祭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在軍旅不忘爼豆

魏志曰曹仁字子孝少時不脩行檢及長爲將嚴整奉法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又曰賈逵字梁道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帥授兵法數萬言又曰龐德討關羽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

蜀志曰鄧芝爲大將三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

衣食資仰於官不為茍素儉然終不治私妻子不免饑寒
吳書曰魯肅為人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在軍陣手不釋書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為之冠
抱朴子曰大將民之司命社稷存亡於是乎在
詩晉張華命將出征詩曰重華隆帝道戎蠻或來賓徐夷興有周鬼方亦違殷今在盛明世寇虐動西垠單醪

豈無味挾纊感至仁

梁吳均古意詩曰匈奴數欲盡僕在玉門關蓮花穿劍鍔秋月掩刀環春機思窈窕夏鳥啼綿蠻中人坐相望狂夫終不還又邊城將詩曰塞外何紛紛胡騎欲成羣𦒘時始應募來投霍冠軍刀含四尺影劍抱七星文袖間血灑地車中旌拂雲輕軀如未殯終當厚報君又邊城將詩曰僕本邊城將馳射靈關下箭銜鴈門石氣振武安瓦勳輕賞廢丘名髙拜横野留書應鑿楹傳功須

勒社徒傾七尺命酬恩終自寡又邊城詩曰聞君報一飡遠送出平野玉標丹霞劍金絡艷光馬高旗入漢飛長鞭匿地寫曙星海中出曉月山頭下歲晏坐論功自有思臣者又邊城詩曰臨淄重蹴踘西城好擊刺不要身後名專騁眼前智君看班定遠立功不負義掣拽二丈旗躑躅雙㲀騎但問相知否死生無險易

贊晉孫楚白起贊曰烈烈桓桓時維武安神機電斷氣濟師然南折勁楚走魏禽韓北摧馬服淩川成丹應侯

無良蘇子入關嗷嗷讒口火燎于原遂焚杜郵與蕭俱
熸惟其殁矣古今所歎又韓信贊曰淮陰屈節盤於幽
賤秦失其鹿英雄交戰踐楚知亡撫戈從漢遂寤明主
超然虎奮威震趙魏擒項平難割據山川稱孤南面惜
哉遘疑一朝書叛又樂毅贊曰樂生誕節寔立弘度冄
旄電麾秦韓景附威震濟西齊愍失據惠之不敏翻然
高翥栖遲一卯以保皓素
表後魏温子昇廣陽王北征請大將表曰今四郊多壘

三軍中發率土之濱莫敢寧晏況黍末屬復董元戎臣不盡心誰將竭力豈容飾讓苟違戎重但以軍旅之事實所未學求保重將隨方指麾臣請先驅被堅督戰若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決機兩陣之間不辭萬死之地脫獨委臣專揔戎旅兵術雅常軍機屢變以臣當之必所未達雖奉廟筭有均膠柱

論魏何晏韓白論曰此兩將者殆蚩尤之敵對開闢所希有也何者勝或曰白起功多前史以為出奇無窮欲

窺滄海白起為勝若夫韓信斷幡以覆軍拔旗以流血其以取勝非復人力也亦可謂奇之又奇者哉白起破趙軍詐奔而斷其糧道取勝之術皆此類也所謂可奇於不奇之間矣安得比其奇之又奇者哉

宋范曄二十八將論曰二十八將者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良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

猶能授受惟庸勳賢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崛起亦有鷄鳴盜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因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擁故光武監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鄧寇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

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宫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叙其本第係之篇末

戰伐

尚書大傳曰戰者憚驚之也

春秋說題辭曰伐人者國内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為言敗也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目箭戊己日拔腹箭庚辛日拔股箭壬癸日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乃懼越裳氏獻白雉

尚書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弗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弗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又曰帝曰咨禹惟兹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兹有苗昏迷

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

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

大戴禮曰明主之征也誅其君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悅矣

左傳曰衛大旱甯莊子曰周饑克殷而年豐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又曰晉侯復假道於虞

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

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虞虢之謂也虞公不聽後遂為

晉所滅

春秋佐易期曰太尉主甲卒神名辯會曰庫兵動鼓自

鳴得諸侯象也

管子曰桓公北伐山戎以升布天下又曰桓公北伐孤

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援弓而射未敢發也謂左右曰

見前人乎對曰不見公曰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

冠冠右祛衣馬前疾走寡人其不濟乎管仲曰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示涉也至卑耳之谿從左涉深没冠從右涉水深至膝已涉大濟公拜曰仲父之聖若此也又曰代出狐白皮狐應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臣難得喜其貴價必相率而求之令齊載金錢之代谷求狐白皮代王聞之果去其農處山林求狐二十四月不得一狸皮齊聞而伐王代王即將其國士卒服於齊韓子曰秦穆公以女樂三人遺戎王戎王大悦聽樂終

歲不還舉兵伐之開地千里

史記曰樂毅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追至于臨淄齊湣王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攻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邢邱軶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懼召太公而問之曰紂未可伐乎太公曰不然軶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者欲洒吾兵

也

淮南子曰人有伐國之志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

漢書曰武帝末年悔伐胡事乃封丞相為富民侯又曰

武王南伐越以壯荆曰北升登龍以象天一命曰靈旗

以指所伐

論衡曰太公陰謀書武王伐殷兵至牧野晨舉脂燭推

掩不備

魏志曰景元四年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

餘里鑿山通道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艾以旗自
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

摯虞新禮議曰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鉞於朝
堂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
義也摯虞法疑要注曰古者帝王征以齊車載遷廟之
主以行故尚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王隱晉書曰咸康元年智護王隨領三十人討寧州賊
吹三角皆裂軍人惡之隨曰裂者破也當破賊而得土

地也

詩後漢崔駰安封侯詩曰戎馬鳴兮金鼓震壯士激兮忘身命被光甲兮跨良馬揮長戟兮廓强弩

魏文帝於黎陽作詩曰千騎隨風靡萬騎正龍驤金鼓震上下干戚紛縱横白旄若素霓丹旗發朱光追思太王德胥宇識足臧經歷萬歲林行行到黎陽又詩曰朝發鄴城夕宿韓林霖雨誠塗輿人困窮載馳載驅沐雨櫛風舍我高殿何為泥中在昔周武爰暨公旦載主而

征救民塗炭彼此一時唯天所讃我獨何人不能靜亂
又詩曰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我車涉此艱阻遵彼
洹湄言刈其楚班之中路塗潦是御轔轔大車載低載
昂嗷嗷僕夫載仆載僵蒙塗冒雨霑衣濡裳又詩曰奉
辭罰罪遐征晨過黎山巉崢東濟黃河金營北觀故宅
頓傾中有高樓亭亭荊棘繞蕃叢生南望果園青青霜
露慘悽宵零彼桑梓兮傷情又至廣陵於馬上作詩曰
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曜日光誰

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
魏王粲從軍詩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
武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軍中多飫饒
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貲拓地三千里往
反速若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又從軍詩曰涼風
厲秋節司典告詳刑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汎舟蓋
長川陳卒被隰坰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此情哀彼東山
人喟然感鸛鳴又詩曰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方舟

順廣川薄暮未安坻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征夫心兩懷悽愴令吾悲又詩曰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鞠躬中堅內傲畫無所陳許歷爲完士一言猶敗秦我有素飡責誠愧伐檀人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

宋文帝北伐詩曰季文鑒禍先辛生識機始崇替非無徵興廢要有以自昔論中畿倏焉盈百祀不覩南雲陰

但見胡塵起亂極治方形塗泰由積否方欲徐遣氛矪

乃𢶢邊鄙眷言悼斯民納隍良在己逝將振宏綱一麾

同文軌

宋孝武帝北伐詩曰表裏跨原隰左右御川梁月羽皎

素魄星旗艷赤光

宋謝莊江都平解嚴詩曰肅旗簡廟律聳鉞暢乾靈朝

晏推物泰通渥卄身寧蜂轅歌至世撫壤頌惟馨又從

駕頓上詩曰中權臨楚路前茅望吳雲巢馬依風蹀邊

蕭當夜聞

宋傅亮從武帝平閩中詩曰鞠旅揚城大蒐徐方旂旌首路元戎啓行弭楫洪河揔轡崇岡又從征詩曰息徒西楚佇楫舊鄉止猶岳立動則雲翔烈烈羣師星言啓行汎舟掩河秣馬登芒

齊虞羲霍將軍北伐詩曰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窮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幷飛狐白日晚瀚海愁雲生秉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旌雲屯七

卒士魚麗六郡兵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

齊王融從武帝琅邪城講武應詔詩曰治兵閱曹策訓旅見周篇敎民良不弃任智理恒全白日映丹羽赬霞文翠旃凌山炫組甲帶衣被戈船凝葭鬱推槍清管下聯綿畢逢文化洽復屬武功宣願陪玉鑾右一舉掃燕然

梁武帝宴詩曰止殺心自詳勝殘道未遍四主漸懐音

九夷捎革面世治非去兵國安豈忘戰釣臺聞史籍岐陽書記傳

梁簡文帝和武帝宴詩曰校尉閩踈勒將軍定月支南通新息柱北屆武陽碑豫遊戲馬館敎戰昆明池銀塘寫清渭銅釣引直漪常從良家子命中幽幷兒金鞍飾紫珮玉燕帖青驪車書今已共頌奏云亭儀又詩曰祭壺今息鼓董寨或開帷聊舉青龍陣正取絳宮時犒兵隨後拒較祭逐前師軍門初露路節步陳始分旗

梁元帝蕃難未靜述懷詩曰玉節威雲夢金鉦韻渚宮霜戈臨塹白日羽映流紅單醪結猛將芳餌引羣雄箭擁淇園竹劒聚若谿銅亟覩周王駿多逢鮑氏驄謀出河南賈威寄隴西馮谿雲連陣合卻月半山空樓前飄密柳井上落疎桐差營逢霪雨立壘挂長虹又和王僧辯從軍詩曰山虛和鐃管水靜寫樓船連雞隨火度燧象帶烽然洞庭曉風急瀟湘夜月圓荀令多文藻臨戎賦雅篇

梁吳均戰城南詩曰蹀躞青驪馬往救城南畿五歷魚
麗陣三入九重圍為君意已重無功終不歸又詩曰前
有濁樽酒憂思亂紛紛小來重意氣學劒不學文忽值
胡關靜匈奴遂兩分天山已半出龍城無片雲漢世平
如此何用李將軍又詩曰陌上何諠諠匈奴圍塞垣黑
雲藏趙樹黃塵埋隴根天子羽書勞將軍在玉門又詩
曰雜虜寇銅鞮征役去三齊扶山翦疏勒傍海掃沉黎
劍光揮夜電馬汗畫成泥何當見天子畫地取關西又

征客詩曰公卿來帳別葭聲在狹斜玉樽浮雲蓋朱輪流水車軨中懸明月劍杪照蓮花

梁沈約正陽堂宴勞旋詩曰凱入同高宴飲至均多祜昔往歌采薇今來歡杕杜善戰惟我皇勝之不窺戸推轂授神謨餘壯終能賈浩蕩金罍溢周流玉觴傳又出重圍和傅昭詩曰魯連揚一策陳平出六奇邯鄲風雨散白登煙霧維排雲出九地陵空振五危

梁庾肩吾被使從渡江詩曰八陣引佳兵三河揔艫舳

絳天揚遠旆畱野驅長轂夜劍動星芒秋潮驚箭箙

梁劉孝儀從軍行詩曰冠軍親挾射長平自合圍木落彫弓燥氣秋征馬肥賢王皆屈膝幕府復申威何謂從軍樂往反速如飛

北齊祖珽從北征詩曰翠旗臨塞道靈鼓出桑乾祁山斂霽霧瀚海息波瀾戍亭秋雨急關門朔氣寒方繫單于頸歌舞入長安

北齊裴讓之從北征詩曰沙漠胡塵起關山烽燧驚皇

威奮武略上將摠神兵高臺朔風馭絶野寒雲生匈奴定遠近壯士欲横行

周庾信從駕觀講武詩曰校戰出長楊兵欄入鬬場置陣横雲起開營鴈翼張落星奔驥騄浮雲上驌驦急風吹戰鼓高塵擁貝裝駭猿時落木驚鴻屢斷行又和平鄴應詔絶句詩曰天策弘神兵風飛掃鄴城陣雲千里散黄河一代清

陳伏知道從軍五更囀五首詩曰一更刁斗鳴校尉逴

連城遥聞射鵰騎懸憚將軍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長試將弓學月聊持劍比霜三更夜驚新横吹獨吟春强聽梅花落誤憶柳園人四更星漢低落月與雲齊依稀北風裏胡笳雜馬嘶五更催送籌曉色映山頭城烏初起堞吏人悄下樓

陳蘇子卿南征詩曰一朝遊桂水萬里别長安故鄉夢中近邊愁酒上寛劍鋒但須利戎衣不畏單南中地氣煖少婦莫愁寒

陳沈炯從駕送軍詩曰惟堯稱乃武軒后號神兵男民資智勇治亂屬師貞我君膺寶業歷駕視前英蒲海方無浪夷山有未平星光下結旆劍氣上舒精雲開萬里徹日麗百川明撫鼓山靈應詔蹕水祇驚

陳張正見從軍詩曰胡兵屯薊北漢將起山西故人輕百戰聊欲定三齊風前噴畫角雲上舞飛梯鴈塞秋聲遠龍沙雲路迷燕然自可勒函谷詎須泥又從軍詩曰將軍定朔邊刁斗出祁連高柳橫長塞榆關接遠天井

泉含陣竭烽火映山然欲知客心斷旌旌萬里懸

賦後漢崔駰大將軍西征賦曰主簿駰言愚聞昔在上世義兵所克工歌其詩賢陳其頌書之庸器列在明堂所以顯武功也於是襲孟秋而西征跨雍梁而遠蹤陟隴阻之峻城升天梯以高翔旗旐翼如遊風羽毛紛其猗雲金光晧以奪日武鼓鏗而雷震

魏文帝述征賦曰建安之十三年荊楚傲而弗臣命元司以簡旅予願奮武乎南鄴伐靈鼓之硼隱兮建長旗

之飄飄躍甲卒之晧旰馳萬騎之瀏瀏揚凱悌之豊惠兮仰乾威之靈武伊皇衢之遐通兮維天網之畢舉經南野之舊都聊弭節而容與遵往初之舊迹順歸風以長邁鎮江漢之遺民静南畿之遐裔

魏陳王曹植東征賦曰建安十九年王師東征吳寇余典禁兵衛宫省然神武一舉東夷必克想見振旅之盛故作賦一篇登城隅之飛觀兮望六師之所營幡旗轉而心思兮舟楫動而傷情顧身微而任顯兮愧責重而

命輕嗟我愁其何為兮心遥思而懸旌師旅憑皇穹之靈祐兮亮元勳之必舉揮朱旗以東指兮横大江而莫御

魏應瑒撰征賦曰奮皇佐之豐烈將親戎乎幽鄴飛龍旗以雲曜披廣路而北巡崇殿欝其嵳峩華宇爛而舒光摛雲藻之雕飾流輝采之渾黄辭曰烈烈征師尋遐庭兮悠悠萬里臨長城兮周覽郡邑思既盈兮嘉想前哲遺風聲兮

魏徐幹西征賦曰奉明辟之渥德與遊軫而西伐過京邑以釋駕觀帝居之舊制伊吾儕之挺劣獲載筆而從師無嘉謀以云補徒荷禄而蒙私非小人之所幸雖身安而心危庶區宇之今定入告成乎后皇登明堂而飲至銘功烈乎旂常又序征賦曰余因兹以從邁兮聊暢目乎所經觀庶土之繆殊察風流之濁清沿江浦以左轉涉雲夢之無陂從青冥以極望上連薄乎天維刋梗林以廣塗慎沮洳以高蹊擥循環其萬艘亘千里之長

湄行無時而易節迄玄氣之消微道蒼神之受謝逼鶤烏之將栖慮前事之既終亦何為乎久稽乃振旅以復蹤沂朔風而北歸及中區以釋勤超栖遲而無依

魏王粲初征賦曰違世難以迴析兮超遥集于蠻楚洋屯否而底滯兮忽長幼以羈旅賴皇華之茂功清四海之疆宇超南荊之北境踐周豫之末畿野蕭條而騁望路周達而平夷春風穆其和暢兮庶卉煥以敷蕤行中國之舊壤實吾願之所依當短景之炎陽犯隆暑之赫

曦薰風温温以增熱體灼灼其若焚

魏阮瑀紀征賦曰仰天民之高衢兮慕在昔之遐軌希篤聖之崇綱兮惟弘哲而為紀同天工而人代兮匪賢智其能使五材陳而並序静亂由乎干戈惟蠻荆之作讎將治兵而濟河遂臨河而就濟瞻禹績之茫茫距疆澤以潛流經崑崙之高罔目幽蒙以廣衍遂霑濡而難量

魏陳琳武軍賦曰赫赫哉烈烈矣于此武軍當天符之

佐運承斗剛而曜震漢季世之不辟青龍紀乎大荒熊
狼競以拏攫神寶播乎鎬京於是武臣赫然飈炎天之
隆怒吽諸夏而虓八荒爾乃擬北落而樹表睎壘壁以
結營百校羅峙千部列陳彌方城掩平原於是啓明戒
旦長庚告昏火烈具舉鼓角並震千徒從唱億夫求和
聲訇隱而動山光赫奕以燭夜其刃也則楚金越冶棠
谿名工清堅晧鍔脩刺銳鋒陸陷犀兕水截輕鴻鎧則
東胡闕鞏百煉精剛函師振旅韋人制縫弩則幽都筋

骨恒山麋幹通肌暢骨崇縕曲煙其弓則烏號越棘繁
弱角端象弭繡質哲拊文身矢則申息肅慎箘簵空疏
焦銅毒鐵麗轂撻蹸馬則飛雲絕景直䯏騧騂駁龍紫
鹿文的蹢魚若乃清道整列按節徐行龍姿鳳峙灼有
遺英又神武賦曰建安十有二年大司空武平侯曹公
東征烏丸六軍被介雲輜萬乘治兵易水次於北平可
謂神武奕奕有征無戰者已佇盤桓以淹次乃申命而
後征軦狄氏之故上追大晉之遐蹤惡先穀之懲寇善

魏絳之和戎受金石而弗伐盖禮樂而思終陵九城而上濟起齊軌乎玉繩車軒轔於雷室騎浮厲乎雲宮暉曜連乎白日旂旐繼于電光旆既軼乎白狼殿未出乎盧龍威凌天地勢括十衢單鼓未伐虜已潰崩克俊馘首梟其魁雄爾乃揔輯瓌珍茵氈幕幄攘瓔帶佩不飾彫琢華璫玉瑤金麟牙琢文貝紫瑛縹碧玄綠黼錦繢

組劉熙皮服

魏繁欽征天山賦曰素甲玄𩊱皓旰流光左駢雄戟右

攢干將彤旍朱增丹羽絳房望之如火飈奪朝陽華旗翳雲霓聚刃曜日鋩於是轒轀雲趨威弧雨發鉦鼓雷鳴猛火風烈躍刃霧散虜鋒摧折呼吸無閒醜類剝滅魏楊脩出征賦曰嗟夫吳之小夷負川阻而不庭肇天子之命公摠九伯而是征整三軍而飭戒殄征夫而叛驚舫翼華以鱗集蒼鷹雜以星陳塞川原而上下擻城隍而無垠於是州牧覆舟水衡戒事飾師就部乃講乃試信大海之可横焉江湖之足忌公命臨淄守于鄴都

矦懷大舜乃號乃謩茂國事之是勉兮歎經時而離居企歡愛之偏處兮獨搔首於城隅

晉陸士龍南征賦曰大安二年八月姦臣羊玄之皇甫商敢行稱亂大將軍敷命孝后同恤社稷四方之會衆以百萬㽕十月軍次於朝歌講武治戎以觀兵于殷墟桓桓先征在河之涘順彼長道懸旌千里美王師之遵時茂七德而發止爾乃稅駕殷墟我徒既閑順時講武薄狩于原紛同方而類聚煥副翼而明分祇明形以誓

衆習運攻於舊聞若溟海之引回流岱靈之吐行雲

宋傅亮征思賦曰逢休明之餘祐託菲薄於末暉既致戎於皇幄亦彼已於宰闈傷鵜梁以載揚詠伐檀而屢思和風翕以首節零雨鬱而四溓津雲曖以合體墳衍杳其無封羨歸飛之能矯樂湍流之自東想和鑾之北徂企雲旗之西舉灑三川之積塵鄏二崤之重阻覿高掌於華陽聆鳴鳳於洛浦

宋謝靈運撰征賦曰相國宋公兵于京甸次師于汴上

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天子感東山之劬勞使臣遵于原隰余攝官承乏謬充殊役遂寫集聞見作賦撰征惟上相之叡哲當草昧而經綸總九流以貞觀協五材而平分龜筮允臧人鬼同情順天行誅司典詳刑迅一翼以魚麗襄兩服而鴈逝陣未列於都甸威以振於秦蒯詔徵臣以勞問奉王命於河湄夕飲餞以儆裝旦出宿而言辭冐沉雲之晻藹迎素雪之紛霏眷轉蓬之辭根悼朔鴈之起越彼徵物之疚情此思心而可歇

梁沈約憫國賦曰余生平之無立徒跅弛以自閑處園
城之喋喋得無用於行間對僚友而不怡咸悄顏而相
顧畏髙衢之比擬壯激天之南度駭潛師之夜過驚躍
馬之晨呼矛森森而容豎旗落落而疎布時難紛其未
已歲功迫其將徂育素蟣於玄胄垂蓧髪於緩胡

頌漢揚雄趙充國頌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
侵漢西疆既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剋請
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

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尅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

漢史岑出師頌曰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賛五曜宵映素靈夜歎昔在盂津惟師尚父素旄一麾混一區宇蒼生更始朔風變楚我出我師于彼四疆天子餞我輅車乘黄言念伯舅恩深渭陽

後漢班固竇將軍北征頌曰於是雷震九里電曜高闕金光鏡野武旗冐日雲黯長霓鹿走黄磧輕選四蹤所

從莫敵

後漢傳毅竇將軍北征頌曰建漢祖之龍興荷天符而用師䠷神武於幽冀遇白登之重圍何獯鬻之桀虐自弛放而不羈良昏戾之習性阻廣漢之荒垂爰命竇侯之征討躡衛霍之遺風奉聖皇之明策奮無前之嚴鋒探伊吾之城壁蹈天山而遥降曝名烈於禹跡奉旗鼓而來旋聖上嘉而褒寵典禁旅之戎兵内雍容以詢謨外折衝於無形惟倜儻以弘遠委精慮於朝廷

晉張載平吳頌曰聞之前志堯有丹水之陣舜有三苗之誅此聖帝明王平暴靜亂未有不用兵而制之也夫太上成功非頌不顯情動於中非言不彰玁狁既攘出車以興淮夷既平江漢用作斯固先典之明志不刋之美事焉可闕歟遂作頌曰上哉仁聖曰惟皇晉光澤四表繼天垂胄帝道煥於唐堯義聲邈乎虞舜蠢爾鯨吳憑山阻水肆虐播毒而作豺虺菁茅闕而不貢越裳替其白雉正九伐之明典申號令之舊章布亘地之長羅

振天綱之脩綱制征期於一朝並箕驅而幕張爾乃拔丹陽之峻壁屠西陵之高墉日不移晷羣醜率從望會稽而振鐸臨吳地而奮旅衆軍競趣烽飈具舉挫其輕銳走其守禦

表北齊邢子才百官賀平石頭表曰大江設隘實限夷華前魏觀濤而退後魏登山而反聲教不通多歷年代今蒼雉奉職靈鼉自梁折葦為舟憑力可渡始知德通於物孟門失險道清將順劍閣自開行舉洞庭之樂放

畜長洲之苑會玉帛於塗山樹銅柱於南極

梁劉孝儀臨川王奉詔班師表曰臣有受脤廟堂中戚塞表既驅熊羆之衆兼禀帷幄之謀登濟河山夷滅趙魏將繫軹道之頸且屈渭橋之膝而元陰届節祁寒方始降此慈弘愍兹介胄使燕然之石願勒而不刋函谷之士將封而莫遂雖荷杕杜之恩終慙采薇之旨

周庾信慶平鄴表曰臣聞太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徵制法樹司禮殊

樂輿至於天籬武落刻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吞八荒之志其揆一焉政須東南一尉立於北景之南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

啓齊王融荅勑撰漢武北伐圖賦啓曰臣聞情蓄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斯彰但九祀一逢休明難再常願待詔朱闕俯對青蒲澄瀚海之恒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然後天移雲動升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蹤七十又勸髙帝北伐啓曰雖窮鳥必啄

固等命於良鶉困獸斯驚終並懸於廚鹿若籍亞漢之歸師騁士卒之餘憤取函河如反掌凌關塞若摧枯

梁簡文帝慶洛陽平啓曰自函洛榛曠獯獫薦食久絶正朔之風不覩輶軒之使乗此戰心負斯戎足每興熢燧之驚常勞守障之民自非聖略弘宣天網遐頃豈能使漢地盡収名王爭入方令九服大同萬邦齊軌亭塞寢兵關候罷柝臣誠兼家國倍深歡慶

梁劉孝綽求豫北伐啓曰或以臣素無飛將之目未從

嫖姚之伍言易行難收功理絶然桓沖稱謝安無將略文靖公遂破苻堅山濤謂羊祜不强建成侯卒平孫晧微臣之譬兩賢誠無等級小虜之方二寇勢踰枯朽

牋晉陸機至洛與成都王牋曰王室多故禍難荐有羊玄之乘寵凶豎專記朝政姦臣賊子是為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為亂階至令天子飄颻甚於贅瘤伏惟明公匡濟之舉義命方宣元戎既啓風威電赫機以駑暗文武寡施猥蒙横授委任外梱輒承嚴敎董率諸軍唯

力是視

晉桓溫與撫軍牋曰北胡肆逆四十餘載傾覆社稷毀辱陵廟遇其可亡之會實是君子竭誠小人盡力之日也江東雖為未豐方之古人復為未儉少康以一旅之衆興復祖宗光武奮發中興漢室況以大晉之祚樹德長久兼百越沃野之資據江漢山海之利鹽鐵寶帛之饒角竿羽毛之用收英賢之略盡兵民之力賊之强也猶復遵養時晦及其斃也不齊力掃滅則大賊何由而

自平大恥焉得而自雪臨紙惆悵慨歎盈懐
書魏陳思王曹植與司馬仲達書曰今賊徒欲保江表
之城守區區之吴爾無有争雄於宇内角勝於平原之
志也故其俗盖以洲渚為營壁江淮為城塹而已若可
得挑致則吾一旅之卒足以敵之矣盖弋鳥者矯其矢
釣魚者理其綸此皆度彼為慮因冡設宜者也今足下
曽無矯矢理綸之謀徒欲候其離舟伺其登陸乃圖幷
吴會之地收陳野之民恐非主上授節將軍之心也

梁簡文帝荅湘東王慶州牧書曰雖心慕子文申威涿郡意存士雅慷慨臨江而不能遂封狼居之山永空幕南之地逐北聊城追奔瀚海必欲卷綬避賢辭病收迹

論漢吾邱壽王驃騎論功論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强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内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帥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

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内宴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内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間伺隙既并海内之後以威力為至道以權詐為要術遂非唐虞絶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謀十餘年遂𣿅沲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僚門户之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

呑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扱泰山填滄海可也

魏王粲三輔論曰湘潛先生江濵逸老將集論雲夢玄公豫焉先生稱曰盖聞戎不可動兵不可揚今劉牧建德垂芳名烈既彰矣昌乃稱兵舉衆殘我生靈逸老曰是何言與天生五材金作明威長沙不軌敢作亂違我牧覩其然乃赫爾發憤且上征下戰去暴舉順州牧之兵建拂天之旌鳴振地之鼓玄冑曜日犀甲如

堵以此衆戰孰能禦御劉牧之懿子又未聞乎履道懷智休迹顯光洒掃羣虜乂撥穢荒走袁術於西境馘射貢乎武當遏孫堅於漢南追楊定於析商

藝文類聚卷五十九